



马雅柯夫斯基诗选

孙维韬 译

北京

2007

马雅柯夫斯基诗选

孙维韬 译

2007

北京

我的马雅柯夫斯基情结

年逾古稀的我，年少时就与诗人马雅柯夫斯基有了不解之缘，且在人生历程中有幸与诗人的两位亲人——他的胞姐及女儿相会……

这个名字，1949年第一次听说

1949年初，我考入哈尔滨外国专科学校学习俄文。有一天，我到哈尔滨南岗秋林公司购物，无意中发现了马雅柯夫斯基写给儿童的诗集，大十六开本，文图并茂，使我爱不释手。那时学校是供给制，每月只发一元零用钱，于是我用仅有的零用钱好奇地买了一本。在字典的帮助下，硬啃起来。他的诗深入浅出，表面可以看懂几句话，但并不能理解其中寓意。

我的外籍老师塔季扬娜发现后对我说，马雅柯夫斯基的诗不好懂，他自己都说过：“译诗难，译我的诗就更难！”如果喜欢诗，应该多读普希金和莱蒙托夫。

可我的秉性，就是从来不信邪，“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要看看他的诗究竟难在哪里。从那时开始，我就下定决心啃这块硬骨头，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和诗人马雅柯夫斯基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讽刺诗

1954 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译诗，就是马雅柯夫斯基的“国家的栋梁”。我的译诗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使当时还年轻的我喜出望外。当时，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主编是著名诗人袁水柏（笔名 马凡陀）。他对讽刺诗情有独钟，收到我投去的译诗，十分兴奋。打电话约我面谈，准备修改一些词句，很快见报。我那时用的笔名是“智涛”。当天，我应邀赴约，在王府井人民日报社会晤，与他见面时还闹了一个笑话。开始他误认为智涛是位资深老翻译。当看到我这个二十来岁的瘦小军人时，还以为是智涛派来的警卫员呢。

马凡陀十分注意培养年轻人。他鼓励我多翻译一些马雅柯夫斯基的作品，特别是讽刺诗。经他介绍，我结识了人民文学杂志社诗歌编辑吕莹先生。接着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多首马雅柯夫斯基的讽刺诗。五十年代初，还在其他不少报刊上发表了译诗。

1956 年仲夏，北京图书馆馆长张铁弦组织了有关马雅柯夫斯基著作的报告会，我给他提供了不少译著。

第一本译诗集《给青年》问世

马雅柯夫斯基这本《给青年》的原著，是 1956 年我陪同空军司令刘亚楼访问苏联时，原空军首席顾问卡赛赫将军夫人艾米拉女士赠送给我的。她是研究苏联文学的，是我翻译马雅柯夫斯基诗歌的最早的启蒙老师。她曾帮我分析过我

译的马雅柯夫斯基每一首诗的语言风格、历史背景、社会影响、特定环境、寓意内涵等等，使我受益匪浅。她希望我把这本《给青年》译介给中国青年读者。

我没有辜负她的殷切期望，于 1959 年译出，并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著名诗人田间先生为此书写了序言。

谈到这部译诗的出版，我愿在这里披露沉淀在心底多年的隐私。当时，我正与女友热恋，她是党员，我还不是。我向她提出一个庄严的许诺。我保证：1959 年，我要一手高举党证；一手高举马雅柯夫斯基的译诗集，举行婚礼。

我兑现了自己的诺言：1959 年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在这一年，出版了译诗集《给青年》。

造访马雅柯夫斯基故居

记得 1959 年，在马雅柯夫斯基华诞 66 周年之际，我恰好随团去莫斯科执行任务，在紧张工作之余，怀着虔诚敬慕的心情去拜访诗人故居。不巧，那天正是闭馆日。纵然如此，我还是走上前去，叩响了那栋幽静独居的大门。出来迎接我的，不是别人，正是诗人的姐姐奥莉亚·马雅柯夫斯基卡娅。我首先表示歉意，不该在闭馆时来打扰，同时说明我是诗人的崇拜者，为了表达对诗人的敬意，奉上一件小小礼物——我的译著，就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刚刚出版的马雅柯夫斯基的诗集《给青年》（м о л о д ё ж и）。

就这样，馆长破例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东方来客。马雅柯夫斯基的姐姐虽已年近古稀，却脸色红润，身材匀称，穿件黑色的连衣裙，举止文雅，两眼炯炯有神，像马雅柯夫

斯基一样。她接过我赠送的诗集，异常高兴，虽然是中文版方块字，并看不懂译文，为了表示友好和尊重，还是打开赠书翻来覆去认真地看了一会儿。尔后询问我什么时候开始翻译马雅柯夫斯基作品的，除了这本书以外，还译过那些诗文。我趁机告诉她，1953年在马雅柯夫斯基诞辰六十周年的时候，我在中国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国家栋梁》(с т о л п)，同时在全国性大型文艺刊物《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关于库兹涅茨建设和库兹涅茨工人们》、《造谣生事的人》和《拍马屁的人》等三首诗，此外还在其他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数十首诗。听到这里，她伸出手，紧紧同我相握，向我祝贺并真诚地感谢我把马雅柯夫斯基的诗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尔后她问起我中国读者对诗人作品的反映。我告诉她，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特别喜欢马雅柯夫斯基那充满战斗激情的诗篇，《开会谜》和《关于苏联护照》等篇，几乎家喻户晓，他是广大中国人民最热爱的诗人之一。她听后倍感宽慰。

接着，她就陪同我参观故居博物馆，每间房子，每件文物都逐一向我详细介绍。边走边讲，把我带进了三十年前马雅柯夫斯基孑身奋战的年代，使我深刻体会到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作为一个革命诗人在腹背受敌的艰苦条件下，孤军搏斗的处境。她给我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使我进一步走进了马雅柯夫斯基的内心世界。她告诉我说，这里的一切都保持着马雅柯夫斯基生前的样子，按着他的习惯，原封未动。她这么一说，我注意到，桌子上还放着1930年4月14日的真理报，仿佛诗人还活着，这里有他刚刚写完的诗

歌手稿……他特制的电话机拖着十几米长的电话线，放在外间的台桌上，仿佛那洪亮的声音还在屋中回荡。

奥莉亚把我引到另一房间，这里陈设十分简单，一个高大的橱柜、一张桌子和二把椅子。她从橱柜抽屉里拿出一本影集，让我看马雅柯夫斯基孩提时代的照片，把我当成亲人似的对我说：“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家事吧。我弟弟小名叫瓦洛佳，父亲是无神论者，小瓦洛佳的思想从小就无束无拘，像小鸟自由自在地飞翔。可惜，好景不长，瓦洛佳不到 13 岁那年，父亲患上了不治之症白血病，很快就被夺去了生命。父亲死后，家道中落，生活的严酷刺痛了瓦洛佳幼小的心灵！您看，这是一张紧锁眉头的照片，那时，他眼神里常常带着忧郁和冷漠，一道明显的皱纹，在眉宇之间竖起，如同刀刻一般，而且终生再没平复过！”

奥莉亚抬起头，看着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感触万分地说：“俗语说得好，福不双至，祸不单行。瓦洛佳仿佛一夜之间突然长大了，在他 15 岁时，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化名“康斯坦丁”，他积极从事地下工作，先后三次被捕入狱。小小年纪就饱尝了铁窗生活。伟大的信仰使他异常乐观，在狱中有计划地阅读了世界名著，为未来的创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保释出狱后，却被学校开除，成为了‘职业革命家’。后来，他开始游历俄罗斯，艰苦的生活使他磨练得更坚强，并不断写出耀眼的革命诗篇。”

这时，奥莉亚眼睛一亮，充满自豪地回忆说：“1915 年夏天，瓦洛佳写出了他的长诗《穿裤子的云》，高尔基看后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于是高尔基领导的“帆”出版社出版了

马雅柯夫斯基的大部分诗集，并肯定地说马雅柯夫斯基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十月革命爆发那天深夜，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炮声宣告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冲向冬宫的彼得堡工人和水兵，高呼的口号就是马雅柯夫斯基创作的诗歌：

你吃吃风梨
嚼口松鸡
你的末日到了
资产阶级

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十月革命起义那天，马雅柯夫斯基就在革命的大本营斯莫尔尼宫里。伟大的十月革命，促进了他思想上的成长，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内容。后来，他创作了《我们的进行曲》一诗，表达了工农兵获得政权的喜悦心情。人们赞扬他是“革命诗人，是共产主义歌手！”

这时，我又想起一个问题，马雅柯夫斯基既然时刻和党同呼吸共命运，为什么被开除党籍呢？我向奥莉亚提及党籍问题，她坚定地回答我说：“瓦洛佳失去的只是党证，而不是党性。他至死从来没有认为他不是党员。他在死前组织的‘我的革命工作二十年’展览会上，有些青年也问及他党籍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和党分开，虽然没有党证，但我认为我有责任执行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切决议，因为我的心和党贴得最紧。’他以这样的诗篇，表达了自己的心境：

“说句良心话
我什么都不需要
除了一件
洗得干净的
衬衣
我将走入
未来的
光辉年代的
党中央监委会
压过诗歌界
贪婪和狡狴的匪帮
我像举起
布尔什维克党证
那样
高举我这一百本
党的诗集!”

奥莉亚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我已深深感受到当时诗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迫害。过去，在研究者中一直把马雅柯夫斯基的死因看做是个谜；如今，在这里仿佛找到了正确答案。她停顿片刻后说：“马雅柯夫斯基性格倔犟，铁骨铮铮，他相信真理一定会战胜邪恶！1930年3月16日，瓦洛佳把他反官僚主义的讽刺诗剧《澡堂》搬上舞台，正式公演。可刚上演两天后，就遭到身居高位的大人物的指责、围攻并

勒令停演。……”接着她悲愤地说，“这时，马雅柯夫斯基病了，他患了严重的流感，发着高烧。上边也没人来看他，就连老朋友也惧怕舆论，不敢登门探望。瓦洛佳没有向权贵们低头，他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战斗下去。”

奥莉亚翻开日历，指给我看，说就在他死前一周，即4月7日那天，马雅柯夫斯基抱病去国民经济学院，举行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诗歌朗诵会。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会议早已被坏人操纵，大会上被利用的、有敌意的学生公开捣乱会场，辱骂他是“流氓诗人”，有人甚至当面将他的作品和灌制的唱片扔到地下，用脚踩碎。一个挑衅者质问道：“试问马雅柯夫斯基，你能准确地告诉我，高尚与卑鄙之间有多少距离？”言外之意是在辱骂诗人。马雅柯夫斯基听后缓缓地走下讲台，走到挑衅者面前，向前大迈一步，说：“从高尚到卑鄙只差这一步！”那人狼狈地倒退一步，灰溜溜地逃出了会场。再一次突如其来的打击，令他悲愤已极，心力憔悴，甚至绝望到想死。他对那些被利用的无知青年们说：“孩子们！将来当我死了以后，你们会后悔的，会流着激动的泪水来读我的诗的……”但，对那些唆教者，别有用心的头头们，马雅柯夫斯基则采取蔑视态度说：“你们不是说马雅柯夫斯基的诗不会流传很久吗，那么好吧！让时间来说明一切！你们过一千年再来，那时我们再谈吧！看看谁的作品仍能活在世上！”

馆长讲完这些情况后，我心想，关于诗人之死，现在已经不说自明了。诗人决不像有人所说的，是因失恋自杀，而是有它深刻的社会原因，他是被迫害而死的。我为这位伟大

革命诗人早逝感到无限悲愤与惋惜。

临别时，我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向诗人至亲至爱的姐姐告别。而她这位学识渊博的馆长，用惜别的眼光注视我好一会，并将早已准备好的礼物珍贵的历史照片和诗人朗诵《您能办到吗？》诗作的唱片赠送给我。她将我送到大门外，依依不舍地同我握别，并让我向广大中国读者致敬，希望我有机会再来。万万没有想到，我1991年再次来访时，获悉她已于六十年代中期因病溘然辞世。那次握手也竟成为了与这位可敬老人的最后诀别。

在全国苏联诗歌翻译家座谈会上

1986年，作为军人诗歌翻译工作者，我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从军人的视角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如何正确理解和处理诗歌翻译中的军语问题。表面上看来军语与诗歌风马牛不相济，其实不然，无论是俄国的普希金、马雅柯夫斯基；还是英国的拜伦、雪莱、美国的惠特曼，在诗歌中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军语，比如，有人把普希金的《大尉的女儿》（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给误译为《上尉的女儿》；还有人由于没有理解军语，译错，造成重大政治错误。会上，我引用大量事实，证明了这个问题。比如，我举出一位资深翻译家在翻译马雅柯夫斯基名著“齐步进军”，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时，使不少人感到震惊。这位翻译家把“齐步进军”（левый марш）给译成“向左进行曲”，把诗中军人操练时，为使步调一致喊的多处“口令”，“一、二、一”（левой、левой、левой），“左脚、左脚、

左脚！”一律给译成“向左！向左！向左！”。译者没有真正弄清诗人创作这首诗的历史背景，又不懂军语，所以就犯了致命的错误。

马雅柯夫斯基创作这首诗的年代是 1919 年，当时，正是列宁主张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割让土地给德国，遭到多数人反对的时候，列宁“光荣孤立”，撰写了《反对“左派幼稚病”》一书，批评那些鼠目寸光的人。

当时，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正在围攻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妄想将苏联扼杀在襁褓中摇篮里。列宁高瞻远瞩，为了稳住后方，避开多线作战，保住年轻的苏维埃国家，采取了高明的策略，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可惜，大部分高层领导者不理解列宁的良苦用心，鼠目寸光，认为红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争得的土地，不应该白白割让给德国人。

作为诗人，马雅柯夫斯基深刻地洞察这一切，为了支持列宁的正确主张和英明决策，他写下了这首不朽的诗篇“齐步进军”。批评那些短见的人，正在“迈着重脚！”可我们这位资深翻译家，根本没有弄清这个历史背景，不懂军语口令，竟错误地译成“向左！向左！”鼓吹极左的思潮，岂不是大错特错！这种思想正是列宁在《反对“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所坚决反对的。

有幸会见马雅柯夫斯基的美国女儿

马雅柯夫斯基作为伟大诗人，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国
外也有很大影响，其中包括中国、美国、捷克、匈牙利等国
都有不少马雅柯夫斯基诗歌的研究家、学者、翻译家。仅我

国就翻译介绍马氏大量诗文，出版了他的全集共 13 卷，还多次再版了他的选集。

1993 年在诗人百年华诞之际，我正侨居莫斯科。俄有关部门请来不少国外专家学者，参加纪念活动和研究会。此次来访者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代表团。美国有一批专门研究马雅柯夫斯基创作的学者，这次应邀组团前来参加盛会。该团团长是美国列曼诺夫学院的教授帕特列茨·汤姆逊。

我的俄国朋友，和平基金会的总干事维克多把我拉到一边，悄悄指着那位女团长汤姆逊对我说：“您知道嘛，那位美国女团长是马雅柯夫斯基的私生女，她的俄文名字叫叶琳娜·弗拉季米罗芙娜。”他的话把我惊呆了，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不远处看到一位身材高大、富态的妇女，正在同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长交谈。她一头短发。身穿墨绿色的西服套装，黑丝袜，酒盅跟墨绿色的皮鞋。她不时转过头，似乎是在向其他团员介绍情况。

广场隆重纪念会结束的当晚，我有幸参加了有叶琳娜发言的学术研讨会。作为研究译介马雅柯夫斯基诗歌的中国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马雅柯夫斯基有一个美国女儿，所以对她介绍自己身世的插曲就倍加关注。

她是这样开场的：“朋友们！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是美国人，也是俄国人。在我的生命里交错着俄罗斯和美利坚两种文化，由此构成了一种辩证法。这两种文化多年来在我身上不间断地抗争，忽上忽下。解决这种冲突的办法，只能是使它们溶为一体，哲学上叫做合流，合二为一。”

她环视会场四周，接着说：“我这次来到莫斯科是寻根

来的。我是作为弗拉季米尔·马雅柯夫斯基家庭的成员，回到自己祖国。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比我的学术著作还重要。我写了一部回忆录，主要追述我母亲艾丽·汤姆斯同马雅柯夫斯基邂逅的日子。他们怎样相识相知，又怎样相互倾慕，坠入爱河及我出生前他们俩人的命运。我来到人世间，知道了我是谁的女儿，在我身上流淌着谁的血液，在我的性格里打上了谁的烙印……多少年来，我内心的苦又该向谁去倾诉？！”

她讲话的手势和腔调，据知情人讲，特别像当年的马雅柯夫斯基，气度非凡，声音洪亮，充满激情。她说“一般来说，孩子在社会上成长都靠他们的父母，小姑娘走路时，往往爱拉着爸爸的手。可惜，我从来没有拉过爸爸的手。今天，我向各位走来，是历史拉着我的手，我深感荣幸的也正是这位被称做“历史”的同志使我找到了祖国。这说明，我的观点时常跨越时空，使各位难以判断和琢磨，我究竟是谈现在，还是在回顾过去，还是在展望未来，有时，我自己都无法给自己定位。

我此行，是来自一个人们对马雅柯夫斯基一无所知的国度。当然，有些知识分子还是知道马雅柯夫斯基命运的。那些研究马氏的学者当了解到我的存在后，势必要重新审视和评估马雅柯夫斯基，并要认真查寻马氏在美国度过的那三个半月的生活史实，势必把一个偶像变成一个真实的人。”

说到这里，她坦率地提醒各位学者：“但愿各位学者别像我在纽约遇到的那两位俄国人。他们满脑子偏见，听不进一句忠言。当人们告诉他们我是马雅柯夫斯基的女儿时，他

们坚决否定，硬说这是造谣，固执地说马雅柯夫斯基从来没有过孩子。是的，他的妻子丽丽·布莉克确实没有孩子。这是事实，但是，站在他们面前的我，也的确是马雅柯夫斯基的女儿，这也是事实！”

她进一步谈她的身世，仿佛有些歉疚地说：“我本人就是一部历史。我是从你们积存在办公室里的一叠叠厚厚的卷宗中蹦出的一个文物，是从披挂在马雅柯夫斯基身上华贵外衣的衣缝里探出头来的不速之客。我委实给在座诸君脸上抹上了一层讨厌的灰泥。看来，各位只想抖掉这层灰泥，并没有兴趣深究一下灰泥的来历。您瞧瞧，我讲起话来，也借题发挥，含沙射影啦，这也算是折射出我父亲的才华吧。

当各位知道在我的血管里有百分之五十是马雅柯夫斯基的血液时，是否还尊重我？我妈妈常常对我说，在我身上有些地方确实反映出了我父亲的性格，虽然是一个女孩子，但不畏强暴，知难而进，勇于迎接命运的挑战，像男孩子一样，我认为，这没什么不好！”

最后，她动情地说：“我此行，心情格外激动，仿佛被流放近七十年之久，今天才满怀对俄罗斯的一片深情，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这种亲情是我母亲从小就给我灌输的，是因为怀念父亲而形成的，是渴望了许久的。不管在俄罗斯这块土地上进行什么变革，都改变不了我这种亲情！”她激动得热泪盈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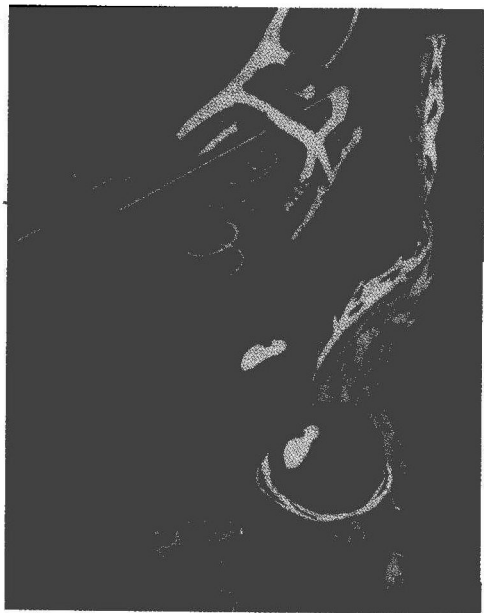
人们都为她热烈鼓掌，不少人也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和维克多走上前去，同她热烈握手，我告诉她：

“中国人民都热爱伟大诗人马雅柯夫斯基，他那铿锵有

力、气势磅礴的诗句鼓舞着中国人民投身热火朝天的建设之中！他永远和中国人民在一起，您应该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父亲而骄傲！”维克多主动向她介绍说：“孙教授曾把马雅柯夫斯基的不少诗歌译介绍给中国读者，成为俄中两国友谊的桥梁！”这时，叶琳娜对我说一句幽默而风趣的话：

“请允许我代表在天堂里的母亲和九泉下的父亲，向您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中国人民对父亲的厚爱！我深信，如果他有知，定会含笑九泉，并且在那里再读他那首《最好的诗》。”

她的话令我感触万千。作为马雅柯夫斯基诗歌爱好者和诗人的崇拜者，我为他有这样一位好女儿而倍感欣慰。相信马雅柯夫斯基那铿锵有力的诗句将给人以力量并鼓舞俄罗斯人民及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奋勇前进！



“人民
打破了
沙皇的桎梏，
俄罗斯在风暴中
俄罗斯在大雷雨”

目 录

前言 我的马雅柯夫斯基情结

几首重要的诗

开会谜	1
关于建设库兹涅茨克工程和库兹涅茨克人的故事	6
齐步进行曲	11
苏联护照	14
大声疾呼	20
同财政检查官论诗	31
别离	44

政治讽刺诗

败类	46
流氓作风	50
摩天楼的横断面	53
白人与黑人	59
梅毒	65
托拉斯	76
小姐和摩天大楼	81
死灵魂制造厂	87
正派的公民	93
受贿赂的人	98
关系网（世俗丑态三部曲）	107